

續高僧傳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時二

義解篇六

附見五人傳十七人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傳三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疑傳八

蓮卓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璣傳十二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瓊傳十三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溫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群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雅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時二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詢幽奧纂習餘烈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窩內英傑咸歸厥邦有

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袞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詢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

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
八位詞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參
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
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
嵩爲法主進勵學徒因爾導悟成津彌逢涼
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
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侃等三百餘僧自北
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
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
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

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
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
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贍勇當時
學侶相延數遇五百畧漏分業茂績新奇有
天竺三藏厥號親依賚攝舍二論遠化邊服
持二
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
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
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詢決疑義數年之
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
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
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
初沐化未曰知津嵩與靈侃等二百許僧聞
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
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
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爲崇聖寺焉
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
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詣攝論嵩學資真諦義
寔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

平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
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
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爲時所宗隋文封禪岱
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嵩
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
煬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
及登紫極又勅徵召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
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
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
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

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
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
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模其景行徵

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

時二

四

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他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臯之原益州
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
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
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摛詩頌重復嘉
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沉
澀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
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
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
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

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
欲結其頽綱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
文皇蒙勅允述綸言獎拔登上河右頒條依
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
時二
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

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
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
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粲法師居坐謂曰
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弘歷至今爾其
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

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住焉
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
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
慈悲為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俗
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
鳩聚遺身構茲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半
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冀
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
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
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

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
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
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尚
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
狀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
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
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
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
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

光統四年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
號博贍渺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
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
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
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
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
時二求功岳瀆勑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
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

遠彰於極襟深猷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
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
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
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
釋通弘真俗具舉宮牆重仍允得其門纔踰
弱冠便弘講說莊嚴曠師新實一宗鷹揚萬
代遂伏膺諮詢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
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
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
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

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
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鐸
疊疊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
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
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
時二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憩憩勞問法
師栖身淨土授志法門普爲衆生宣揚正教
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群品欽
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邵

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
形命十二年勑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
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
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盛
德及剖符臨鎮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
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
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逖聽清規其來有日敬
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
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群
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餐承

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
遙翔鷺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
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
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人
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
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
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
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
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

于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衿情間澹等懷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

時二

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方丈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

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群輩後辭明帝渚宮問道王折居律行寺聽彭城講玄闡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

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明彫
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國岫分時敷說法化
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
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
時二
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
九
三年也於遍覽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
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
攝是焉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
綸再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子之尊建庵襄
河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煥帝纂曆當符尊賢

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
見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旣并纏疴用弭於栖霞
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
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
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
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攜子弟徙而憩之
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
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
六日終於寺房春秋八十頂燭淹時手屈二

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空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宣爲文

釋智琳姓閻丘氏高平防舉人也祖儼閑居徽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于鄉黨處士卞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餐苦節篤志薰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

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正暄法師旣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麥稟成論兼習毗尼旣洽聞持將弘傳授贍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_{時三}衆至十一年下勅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鄧僧

紹捨宅所造殿堂摩搆亂離及琳乃嗣興
梓近爰加藻飾輪奐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
中人像五區夾綺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
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塔擬夫八萬同
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各金鼓各有其
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
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間寂茂林
幽邃終焉之所以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
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倦財玩靡積隨行
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

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喻以無常初末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戶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鑑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鷺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嚴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

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
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
強記推叢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
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
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
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囑其
丈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
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
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

對課以篤形有纘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
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
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
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堅義意存五
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
久誠默願俯視衆曰堅義已久如何不有問
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
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
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
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也及難擊掌還

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墳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况通其義願執卷披文冷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

卷三
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爲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恠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十二
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爲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

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覩故

不爲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

常開悟衆倍唐二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十三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

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群宗遙指恐無復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

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也盛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唐二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群宗遙指恐無復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

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
徃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末
後通恐乖僻耳疑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
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
爲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

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
衆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興殿會名達
之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
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注
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生寺春秋四

十有八初凝傳法開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
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
頗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迷但問
云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
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
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
寺三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關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
十四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
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齋及百千或一時外

食覶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絡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達儕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奕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領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

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闈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稀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卷二十五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爲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據基深丈乃得金

沙濤沐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
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
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
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白雲狀如
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
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
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
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
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
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

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
是以陶唐祇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
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
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
一舍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
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半
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
蛇形雜彩盤旋塔基鶴鱗玄素徘徊空際雖
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
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

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
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
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
六十餘矣

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山以誦涅槃
持二爲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
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
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爲物歸投開皇年中
勅召爲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數
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

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
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
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
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
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
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
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
時還出達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
共欣微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
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

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
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
二佛俱立并一駿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
述之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瞑達
第三十七
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
陰雨佛堂鴉啞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二百餘
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
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
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赤觜

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
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墳下訖雲鳥皆滅四月
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
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
内心具圖上聞勅封總閱後因故業誦誦不
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
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
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
行前達葱山會諸梗絕路既不通乃旋京冀

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
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勒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牛朝西臨河渙世
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
內有鍾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
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
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
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
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
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

巖光如樓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
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
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
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
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
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友菩薩像大衆同觀又
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
時二
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
構基入地四尺飛泉工涌竊疫已下六根壞
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

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
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童沙門姓郭雍
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
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勑請造塔於泰州岱
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
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
冕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
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止三
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淳直寬

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
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
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
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
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
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
詩二
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遶似如聽受迴
十九
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
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
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鳴唳

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
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
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
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
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
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
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闈數萬道俗同時一
見送至墓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
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
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山之阜開蒙訓接善
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
坐無輟講待移之謂興世瓚初聞之深自歎
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因人謂言彼解何言致
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閑謁尋閒披翫而已
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
清曠者乃下勅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
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
斯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

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搘^{時二}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即爲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翕不踐于今儼然古號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

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日終於八日恒來舉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瓊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

通亟報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
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

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
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
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勅令住寺名大興國

時二

十一

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
寺內璞石鐫斲爲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
變成碼碭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
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
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

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
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
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綿綽爾舒閒故爲
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
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
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
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拔參聽異
聞後住光州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
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

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寺雕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謬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

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鳥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舍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

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遣還安
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
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
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爾失去
乃在此耶梁天監末晏放光明照于一室武

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
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
住寺

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

時二

才三

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
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
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
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磬像至寺放光二日
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

知衆所推崇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見者便合掌
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
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

勅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
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始巡行處所至果實
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

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
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
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
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
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
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苦
薩聖主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

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
禪定寺講習爲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
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
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
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
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
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遠冒同天地返顧
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
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

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
神山寺帝爲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
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爲橋此山
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
基之處名溫公培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

時上

廿四

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爲任曾受梁高
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培創立寺

宇因山爲號而虎狼鳥獸達寺鳴吼似若怖
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
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

既聞斯及於是鳥獸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
尺威儀凜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
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爲
溫公培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輩
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
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
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諫	子須切	客事也	品口早	擄丑知切	拔
澄	平代切	蒸熟氣也	沈濁子	也布也	流下
切			沈濁子		朗切
鷙	支義切		脣子	符杯	
猛	也		邪		
也			切		
鷄	赤脂切		都		
至			回		
培	土都切		切		
土					
阜	阜也				
也					
乘					

永樂北藏

卷之三十一

第一四八册